

我的曾祖于文峰：

清朝末年莱州办学堂

在教育岗位上工作了40余载的于天祥老人,如今已80岁高龄。在天祥老人看来,教书育人有着家族基因的传承。一个初冬的午后,老人回忆起清朝末年曾祖于文峰先生办学的故事:于文峰先生是清末第一个在掖县(现莱州)办学堂的人,三十余载朗读讲、诲人不倦。故事就从一幅画说起……

讲述人:于天祥
整理:本报记者 杨凡
时间:12月14日
地点:莱州市于天祥家中

鼓楼大街与祖宅的记忆

莱州市档案局三楼走廊墙壁上挂着一幅画,画的是解放前老鼓楼街的旧貌:鼓楼牌坊南面,道路东西两侧商铺林立。听家里老人提起,在清末时鼓楼后路东是一处掖县城内独一无二的学堂,也就是我的曾祖于文峰先生教书育人之地。路的西面本是一家小茶馆,门外挂有“甘饮居”之牌,是当时读书人饮茶会友、探讨学术之地。

曾祖父出身官宦之家,自幼受高祖训教,勤奋好学,博览群书。高祖于福庆,当时为镇守渤海的总兵,因功勋卓著,朝廷曾赐“德威共戴”之扁。我还记得刚参加工作时,去过莱州镇十哥庙村的祖宅,在大门口就能看到那块匾。

祖宅有三排房子,占地800多平方米,大门前是五米多长的石头台阶,据说高祖都是骑着马进院子。一进大门的照壁

上,雕着麒麟逐日的彩色图案,十分炫目。然后,依次经过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道门才到了后堂。我记得,年幼时经常拿着个顶子在手里耍,可当时不知道家里出了这么个大官,现在想想,那大概就是高祖父官帽上的物件。祖宅中的藏书也让我震惊,有上千册之多,字画卷子一个人抱不起来。

高祖膝下有两子,长子也是位武秀才,于文峰先生排行老二。常听家里老人讲,“于二先生有学问,起个名也两样”,大概说的就是他那间茶馆“甘饮居”之名了。为人师者,传道授业解惑者也。三十余载碌碌育徒而如饮甘泉,这也成了曾祖于文峰一生的写照。

大学问者办大学

曾祖二十多岁就进京教书,三十多岁后又回掖县办学。他教的学生和普通私塾不大一样。这些学生多是在农村私塾

中学到十七八岁的大龄书生。之所以要到曾祖这里求学,是因为他们跟着先前的先生学到了头了,先生再也没有什么可教的,而他们又有继续攻读的想法。学识渊博的曾祖名声在外,这些大龄书生们就争相到掖县城拜师。“可了不起啊,当时人们都管这叫‘上大学’!”家中一个长辈在世时,经常提起曾祖在掖县办学轰动一时的事。

曾祖父不仅学识渊博,而且教学有方,学生的成绩就是明证。当时莱州府辖属胶、高、即、掖、平、昌六个县,全府每年招收十名秀才,其中有一半是曾祖所教的学生,这一成绩很快名扬全府学界。听家里老人讲,也有不服气的文人,拿着些生僻字轮番去考曾祖父,竟没有一个能考倒他的,自然心悦诚服。

还有一个流传下来的故事,让曾祖的宽宏之名广为传颂。慕名而来的书生们都想亲自向他求教,经常有人守在学堂门口“听讲”。目睹这一场景,曾祖从未多言,只是有

意敞开学堂窗门,让守在学堂门口的书生们能听到屋内讲书声。窗门虽敞,但书生们怎能失礼而进,只在窗外恭听。当门外书生看到先生不看教本朗朗读讲,连正文旁的注释小批也一字不差的背诵、讲解时,纷纷肃然起敬,连连点头说:真乃可敬的夫子也!

曾任清朝最后一代知县

曾祖过世年代久矣,因历史原因,家中没有关于他的史料保留,而曾祖父的学生们遍布各地,传诵着他教书育人的故事。

上世纪50年代,有一次我头疼得厉害,当时在城南有一个80多岁的老中医医术精湛,我慕名而去。老中医果然妙手回春,细聊后得知,原来他也是曾祖父的学生。提起“于二先生”,言谈之中颇多敬意。

据这位老中医讲,曾祖多年碌碌育徒,虽挂有秀才、廪生之名,但却延误了乡试。直

到天命之年,他的在朝为官的弟子们,想起了自己的老师,虽满腹经纶,却未有用武之地,均惋惜不已。于是学生们一起奏明皇上,擢曾祖父到山东泗水县当了个知县。曾祖于文峰也成了清宣统皇帝在位时最后一代知县。

招募令
时光流逝,带走春夏秋冬,带走我们熟悉的人和物,却沉淀下来记忆的片段,在岁月的长河中闪闪发光。有没有某一张照片、一个场景或一首歌,会让你回忆起某个已逝的故人,家族中某段特别的历史,抑或某段特别的经历?不妨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。邮件可发送至zhuyl-dwb@126.com

连载

13

元旦过后,为了做一次访谈,普华去了一趟天津,回到家里已近午夜,客厅里飘着一股弥漫在空气里的酒味,淡淡的,又不容易忽视。一阵风把大门带上,砰的一声撞上了锁,惊得普华一身冷汗。

她回身四顾,房间和离开时一个样,刚要喘口气,却分明听到卧室方向传来细微的声响。

那声音越来越响,像是人的脚步。普华手臂上的汗毛都立了起来,整个戒备地愣在沙发上不敢动。卧室的门慢慢地推开,有个黑影缓缓从漆黑里走出来。

普华憋在胸口的尖叫因为看清他的脸,变成急促的喘息,险些软倒。

永道撑着门框斜靠在那里,大半张脸遮在卧室的阴影里,手指间夹着根没燃尽的烟蒂,送到嘴里深吸了一口,暗红的火点照亮了他整张脸。

他安静地抽着烟,眸子很黑,头发极乱。注意到她向门口移动的步子,在她要开门前,弹掉烟蒂踩在地上,狠狠把火星捻灭。

普华的视线落到他脚上,他正穿着的,是她元旦时扔掉的一双旧鞋。

永道走到餐桌旁拉出椅子坐下,指指对面说:“坐下说。”

逃的念头曾在普华脑中一闪而过,但她还是放开门把慢慢走过去,坐在他指定的椅子上不安地望着他。

“我们第一次说话,是你撞到安永,我帮你把书捡起来,你连谢谢都没有说。我想之前你根本不知道学校有我这号人物,初中的前两年咱们没什么交集,我只知道你是五班的生活委员,每天去取信……”他毫无预兆地开始了叙述,从最初相识一直说到他们共同经历的十四年的点滴,嘴角的笑容逐渐变得很苦涩,最后一点不留,只剩下淡淡的失落。

他的身子横过来,握住她的双颊慢慢施力,“叶普华,到今年,整整十四年了,一个人一辈子能有几个十四年?能这样陪你耗着折腾,你想过吗?”他的手压着孩子睡过的地方反复地揉着,沉迷地低下头抵着她的额头,“你总是那么安静,一成不变的发型,一身校服能穿上好多年,但你在广播里的声音特好听,我喜欢听你说英文,我喜欢听你笑,我想你多跟我说说话,但你总是那么安静。”

他的呼吸吹在她的脸上,温暖、和煦,有浓浓的酒味。



◆作者:琴瑟琵琶

◆出版社:朝华出版社

17

死尸袭击

“不要把奇怪和神秘混为一谈,那是错误的——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超自然的生物,所以他必然会留下证据。”老福说完仰头靠在椅背上,闭目养神了起来。

车直接把我们带回了派出所。老福要求去档案室看本地户籍变动记录。

出来后,老福说:“我还得回村子一趟,你们晚上十点左右再过来,我在村口等你们。”

今天晚上没有月亮,几颗挂在天上的星星也是孤独异常。下车后,我和瑞恩两人摸黑不紧不慢地往村口赶过去。阵阵晚风吹得小路两旁的树影如鬼魅般摇曳着。

我和老福碰头后,老福说:“一楼那间卧室的窗户旁边有个柜子,瑞恩去里面埋伏,石华和我就藏在正对着窗户的那张床的后面。”

想到这儿,我吓得不行,双腿直发软,只差没叫出声来。

见了光,那东西略微停顿了一下,很快就反应了过来,

继续朝着我们的方向开动着。老福喊了一句:“瑞恩,动手!”

“砰”的一声,瑞恩推门而出,紧接着手里揣着的铁锹就拦腰朝那家伙砍了过去。瑞恩这职业军人的力道这么一下子下去,那家伙居然没倒,仅仅是往旁边歪了一下子,就又站稳了!

我在怀疑那个近似于腐烂死尸的家伙,是不是还有残存的意识,他立马调头蹬腿,

往窗户外跳了出去。这一连串动作,丝毫没有进来的时候那种僵硬感。

老福低吼一声“追!”大半夜的,我们几个在树林里跟着那家伙一阵乱窜,没追多久就

也展现在了我们的眼前。很快,“他”上半身已经钻了进来;紧接着,跨过来一只腿,费了点劲儿另外一只脚才跟过来。

本来光线就暗淡,我看不清那东西到底是什么。那东西在窗口转了半匝,竟然就径直朝我和老福藏匿的方向走了过来!说是走更像是挪移。

“他”就这么一点点地逼近了过来!

随着“他”慢慢地靠拢,一股腐臭的气息也渐渐在空气中弥漫开来。

老福“霍”地站了起来,手上一股明亮的光束射向了我们面前的那个东西,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只见那个人——准确地说,他确实还算是一个人——居然真的是张老头!

想到这儿,我吓得不行,双腿直发软,只差没叫出声来。

见了光,那东西略微停顿了一下,很快就反应了过来,

继续朝着我们的方向开动着。老福喊了一句:“瑞恩,动手!”

“砰”的一声,瑞恩推门而出,紧接着手里揣着的铁锹就拦腰朝那家伙砍了过去。瑞恩这职业军人的力道这么一下子下去,那家伙居然没倒,仅仅是往旁边歪了一下子,就又站稳了!

我在怀疑那个近似于腐烂死尸的家伙,是不是还有残存的意识,他立马调头蹬腿,

往窗户外跳了出去。这一连串动作,丝毫没有进来的时候那种僵硬感。

老福低吼一声“追!”大半夜的,我们几个在树林里跟着那家伙一阵乱窜,没追多久就



◆作者:儒爵爷

◆出版社:古吴轩出版社

里偷偷地摸了出来,就迅速地分散开来,分头朝树林里跑了。

老福叫了声不好:“调虎离山。”

费所长这次行动还算迅速,很快就带着队伍赶过来了。老福说:“去坟场。”

坟包上的土蓬松地堆着,而我们昨天回填土的时候,显然是已经用铁锹拍实了。老福果断地让人开挖。几个干警便操起镐头埋头铲了下去。

盖子被打了开来,不到一个小时前我刚看到的那个丑恶的东西,再次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刚才是什么力量驱使他去袭击我们,还有那被他吓死的自己的亲生儿子、儿媳和老伴儿呢?

老福带上了手套,蹲下身去,弯腰伸手从尸体腋下抽出来一根本地不常见的草藤。紧接着,老福用另外一只手从风衣的口袋里掏出来了一个标本袋,装着的是和他那一只手上拿着的一样的草藤。

我知道这草藤是我们昨天下午第一次来这里的時候,在坟墓间的沟壑里找到的。可是,这东西,又和这一系列诡异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?

